

留東外史三集

天
堦



留東外史第三集目錄

第三十九章 上酒館傾蓋言歡

攢正頭千金買笑

第四十章 一千銀幣作七日新郎

兩朵荷花享三生豔福

第四十一章 惹草黏花胡蘊玉接客

張冠李戴黃文漢補鍋

第四十二章 經理員丸和館召妓

登徒子上野驛迎親

第四十三章 貪便宜村婦入彀

探消息英雌發標

第四十四章 胡蘊玉大吃廣昌和

黃文漢導游博覽會

第四十五章 弔膀子莽少年被拘

坐電車嬌小姐生病

第四十六章 仗機變連勝大力士

講交情巧騙老夫人

第四十七章 上門賣鹽專心打扛子

亂倫蔑理奇論破天荒

第四十八章 上酒樓勾引王甫察

打報館追論唐羣英

第四十九章 看學堂媒翁成大功

借旅館浪子尋好夢

第五十章 王甫察演說苦賣淫

曹亮吉錯認好朋友

第五十一章 欺死友大發橫財

媚娼婦捐充冤桶

第五十二章 掉槍花憑空借債

還鑽戒惹起撚酸

第五十三章 罵父親浪子發奇談

鬧皮氣軍人亂闖禍

第五十四章 店主婦趕走英雌

浪蕩子又欺良友

留東外史第三集

不肖生著
跛子批點

第三十九章 上酒館傾蓋言歡 慣疋頭千金買笑

話說蘇仲武從日光趕回東京。到家中擡下行李。便跑到玉名館來找黃文漢。不料黃文漢這日正和胡女士到飛鳥山去遊玩去了。沒有回來。蘇仲武便如熱鍋上螞蟻一般。坐也不好。走也不好。爲了中榜子的事。着急至此。未免小做矣。在玉名館門口徘徊了一會。被赤炭一般的太陽晒得慌了。心想何必急在一時。並且他未必便有這通天之本領。他若和我一樣。沒得法。設豈不更加失望。如果他真有手腕。就遲一兩日。大約也沒有甚麼關係。轉念一想。果然遲早了。未必轉念得如此之快。蘇仲武這般一想。心中就安靜了許多。當下留了張字條給玉名館的下女。教他交與黃文漢。自己却到小日向台町會他一個朋友。他這個朋友姓陳名志林。廣東三水人。年紀在三十歲左右。公費送他到了日本。八年。每年在明治大學上課。其矣明治大學之難得畢業也。聽說他家中很有些財產。所以能和湖南的張孝友相識。第八章書中不是說過他和歐陽成王甫察張孝友一班人同嫖萬龍的嗎。於今張孝友已經畢業回國去了。有的說他一歸國。便得了某省高等審判的推事。有時間起來。好不威武。自覺得比他那不成長進的哥子。終年候補不得差事的強多了。真是文憑有用。何愁朝裏無人。這是他在中國的事。與本書無關。且不多說。於今權借這

當兒補說他在東京時的一段冤枉事故。給看官們聽聽。使看官知道天字第一號的冤桶壽頭。除了他。沒得第二個。去年九月。他和一班朋友。嫖了個天昏地暗。直到十月半間。錢不應手。嫖興才漸漸減退。他們這種人。沒有錢。便如失了魂魄。終日垂頭喪氣的。在家中悶吃悶睡。接連寫了幾封信。向家中催款。要家中寄五百塊錢來。他家中在巴陵。長沙。開了幾處錢店。往年生意。甚是興旺。祇因為幾年來。他兄弟兩個。比賽着支用。把本錢都支空了。漸漸的有些呼應不靈。張孝友去了幾次。信不見。回話也料定家中必是一時無錢。獨自悶悶的打了一會主意。忽然跳起來。笑道。有了。有了。要想救濟一時。除了這條路。再無別法。妙想天開。可謂人極智生。立刻走到自働電話的所在。打了個電話給萬崎洋服店。教他立刻帶見本（樣本）來做冬服。不一刻洋服店來了。這萬崎洋服店。開在神田南神保町。資本尙稱雄厚。張孝友幾年來在他家做衣服。以及紹介朋友做衣服。儘在二千元以上。萬崎自開張以來。也沒有遇過這樣主顧。所以聽得是張孝友要做衣服。登時上下忙個不了。揀齊了最時新的見本。派了個漂亮的店夥。跨上腳踏車。向張孝友家來。張孝友做了兩套冬服。兩件外套。燕尾服。大禮服。各做了一套。共計價值四百多元。言明十二月清賬。洋服店欠賬。本是尋常之事。況又是有一無二。信用最好的主顧。錢期久暫。有甚麼話說。店夥諾諾連聲的。駝着見本去了。過了兩日。將初縫合了身體。趕快縫製。不到十日工夫。都已成功。齊送到張孝友家來。張孝友一一試了新做一箱裝了。店夥去後。叫了乘東洋車。自己坐在上面。將洋服箱子放在腳下。直到一家當店門首。下車。車夫把箱子搬進去。居然當了一百五十元。比催逼家中的錢快得多。真是好主意。張孝友得了這宗款子。便如初出籠的雀兒。歡喜得連跳帶竄的去找他朋友。開心。不料找了幾處。都找不着。祇得一個人到日比谷公園。

的松本樓去調下女。

有了錢自然要緊尋出路了

剛走到公園門口便遇見一個四十多歲的日本紳士帶着一個三十來歲的

女人一個十六七歲的姑娘均打扮得花團錦簇的也向公園裏面走去張孝友留神看那姑娘身材窈窕都有

幾分動人之處估量他們的身分雖不像是很高貴的人家然也不在中人以下心想這樣端好的女子雖不及

萬龍京子一般藝妓的濃艷却另有一種風味是他們萬趕不上的我在日本嫖藝妓總算嫖够了也不覺有甚

麼大味兒若得一個好人家的女兒招我作女婿倒是件風流趣事太好了不敢妄想像這樣的女子這樣的身

分也算相稱。

太謙了再多化幾個味心錢甚麼高貴女子弄不到手呢

張孝友一面想一面跟着他們往裏走四處遊行了一會他倆三人見張孝

友相貌魁梧衣服華麗祇管跟在後面閒走倒像結伴同遊似的各人心中皆以爲奇怪不住回頭看張孝友的

舉動張孝友原不敢冒昧因他們回頭的次數太多了便捏着把汗點頭打那紳士的招呼那紳士也笑着點頭

停了一步想和張孝友說話張孝友便笑道今日天氣很好遊興想必甚佳我一個人正苦寂寞難得與先生等同

道請教先生貴姓那人笑答過我姓淺田先生是中國人麼幸會之至張孝友見淺田說話很客氣登時從懷中

取出一張名片雙手遞給淺田隨着向那三十多歲的女人行禮淺田便笑嘻嘻的介紹道這是我內人這是

小女張孝友又和那姑娘行了個禮那姑娘從容答禮不露一點羞澀驚慌的樣兒張孝友笑問他的名字他還

沒有答應淺田已代答道他名波子張孝友點頭笑問淺田道我是個異國人難得有今日的巧遇想冒昧奉屈

到松本樓喝杯水酒不知可能賞光日本人十九好吃聽說有人請沒有不眉飛色舞的淺田雖是有身分的人

性情却和普通日本人差不多見張孝友如此說便望望他的女人望望波子故意謙讓了幾句

想已是饒涎滴矣張孝友

第三十九章 上酒館傾蓋言歡 攢足頭千買金笑

四

那裏肯依。當下四人一同走進松本樓。這松本樓是一家有名的西洋料理店。用了些很整齊的下女。歡喜擺架子的留學生。多時常跑到這裏來吃幾樣菜。尋下女開開心。張孝友不待說是來過多次的了。他每次來吃一頓賞下女的錢。必在五元以上。有一回他喝醉了酒。伸着腳教下女替他刷皮鞋。兩個下女走攏來一個抱一隻腳的替他刷了他一時高興。登時每人賞了兩塊錢。自此松本樓下女見了他。便如見了財神一般。這日帶着淺田夫婦。並淺田波子走進去。下女們一見都歡聲高叫。張先生請進。便有兩個下女走近前替張孝友接帽子。脫外套。提手杖。殷勤周到。無所不至。拍馬屁無非拍在錢上淺田見下女招待自己沒有這般趨奉。心中很覺得詫異。淺田女人及波子也不知張孝友是甚麼來歷。都暗暗的納罕。日人眼皮最淺安得不納罕下女忙亂了一會。張孝友遞淺田三人入座。開酒點菜。無非是揀極貴的下手。一剎時杯盤狼籍。把淺田三人弄得茫乎不知其所以然。張孝友盡了揮霍之興。才問淺田的住址職業。原來淺田是個醫學士。在澀谷開了個醫院。家就住在澀谷。靠醫院不遠。家中財產也還過得去。膝下沒有兒子。就祇這波子女兒。今年十六歲了。日本男女結婚得遲。十六七歲女子十九沒有婆家。這波子雖不能說生得如花似玉。容貌儘算是很整齊的。所以能使張孝友意惹情牽。當下大家飲食了一會。張孝友另買了幾塊錢的西洋菓餅。送給波子。淺田謝了又謝。問了張孝友的住址。下女送上賬單來。張孝友故意當着淺田三人。將一疊鈔票拿出來。翻過來覆過去。才抽出幾張。清了賬。賞了五塊錢給下女。下女久知張孝友的性格。惟一的喜人逢迎。便齊了伴夥。聯翩而來叩頭謝賞。張孝友見了心花怒發。淺田見了咋舌搖頭。淺田女人及波子見了心癢難搔。真是廣錢通神。張孝友這日的浪費。不過二三十元。便鬧得各人心裏都有了張孝友的

影子。二三十元的成績就很可觀。可見得日本眼皮之淺。四人出了松本樓。又往各處遊行了一會。才叮嚀後會而別。張孝友得意歸家。料定淺田明日必來回看。若是他的女人並波子同來。須得預備些禮物送他。才好。好個張孝友。有計算。好個計算無非是用錢而已。途中便進了一家吳服店。買了幾十塊錢的衣料。放在家中等候。次日不出所料。淺田果然來了。祇是沒將他女兒帶來。張孝友大失所望。但是仍不敢輕慢。淺田彼此客氣了幾句。因時間已過了十點鐘。便邀淺田去會考樓吃中國料理。淺田一邊推讓。一邊起身。活畫出來。張孝友問道。貴醫院有電話沒有。淺田問要電話做甚麼。張孝友笑道。雖沒有甚麼可吃的東西。但是中國菜。尊夫人及小姐想必沒有吃過。所以我想打個電話。將他二位請來。大家熱鬧熱鬧。尊意以為何如。淺田道。既承先生厚意。教他們來叨擾便了。說時同走入電話室。淺田捏着機說話。張孝友便立在一旁聽他如何說。淺田將請吃酒的話說了。復啊啊的應了幾聲。接着說道。有緊要的事沒有。你請他有話就在電話裏說了罷。復又啊了幾聲說道。既是這樣。你就請他同到南神保町會芳樓來罷。我在那廂等你。說完掛上電機。笑問張孝友道。我有個老友。姓松下。是一個有名的畫師。他有事定要會我。在我家中等了許久。我已邀他同到會芳樓來。先生好客。他又不俗。必不至要先生討厭。張孝友大笑道。說那裏話來。祇怕他不肯賞臉。二人說着話。出了電話室。向南神保町走來。張孝友住在小川町。隔南神保町。本沒有多遠。閒談着走。更覺得容易走到。張孝友進門即招呼賬房。趕急辦一桌上等酒席。賬房素知道張孝友是喜歡鬧闊。不問銀錢多少的。當即連聲答應。張孝友逕引淺田到第三層樓上。下女們見是張孝友。那歡迎的情形。也和松本樓下女差不多。淺田見了張孝友的行爲。復看了他家中的陳設。心想他說是到日本來遊歷的。看他的舉動。本也不像個

第三十九章 上酒館傾蓋言歡 攢足頭千金買笑

六

留學生。但不知他在中國是個甚麼人物。年紀還像輕的很。料他必是一位大員的大少爺。才有這般豪氣。像他這樣的花錢交結朋友。怕一年不花掉幾萬嗎。往日曾聽人說中國人慷慨疎財的多。照他看起來。真是不錯。淺田心中這般想。張孝友遞煙給他吸。他起身接煙。見張孝友那魁梧的身體。堂皇的氣概。實在是日本男子中少有的。他心中更以為得交這樣的朋友。榮幸非常。日本人本來小氣。既存了個欽敬之心。五臟七孔及周身骨節都不由的呈出一種媚態來。罵死小脅肩諂笑的和張孝友亂談了一陣。下女已將杯箸擺好。堆了滿桌的菜碟。都是淺田平生不經見的。張孝友見波子還沒有來。心中着急。恐怕他們在電話裏聽不清這地方的名目。又疑心他們客氣不肯來。教淺田再打電話去問。淺田道。不必再問了。就會來的。正說時。下女果然引了個五十來歲的老頭兒進來。淺田女人及波子跟在後面。張孝友連忙起身。淺田也立起身來。紹介道。這是畫伯松下先生。接着掉轉臉向松下道。這位是中國的大員。到日本來游歷的。彼此對行了禮。張孝友遞了張名片。淺田女人帶着波子進來。謝了昨日的擾。張孝友讓了幾句。大家就坐。張孝友看錶已到了十二點鐘。便招呼上酒。請大家入座。他們都是沒吃過中國菜的人。吃吃這樣嘗嘗那樣。都以為希世之寶。張孝友見了。倒有趣得狠。足吃了兩點鐘。才得散席。張孝友邀四人再到家中去坐。淺田說叨擾過分了。遲日再來奉看的好。張孝友不便勉強。祇問了松下的住址。此一席酒淺田帶松下吃了一頓便宜酒飯張孝友卻是得了一個孝頭四人各告辭起身。張孝友送了出來。叫賬房記了賬。一個人歸到家。中見昨日買的一細衣料。依然攔在那架子上。心中自恨這情意不會達到。打開來翻看了一會。嫌花樣不好。顏色也不鮮艷。心中又歡喜幸而不曾送給他。這樣的裁料送人。豈不笑話。越看越覺不好。胡亂包裹起來。往架子

底下一擲。他今日因高興，多喝了幾杯酒，身體太胖的人，喝多了酒，多是氣喘。他便推開窗戶，對着天，噓氣，偶然低頭一望，^{陡起}見隔壁人家一個二十多歲的女子，也還生得齊整，手中拿着絨繩，正在那裏做活。猛聽得樓上窗戶響，抬頭一望，正與張孝友打個照面，不知那女子心中觸發了件甚麼事，忽然笑了一笑。張孝友誤認作有意調情，一時高興起來，便將那衣料拿出來一疋，一疋的攢下去。那女子得了這飛來之物，仰天感謝，不盡張孝友更樂得手舞足蹈。正要將手上的金銀也脫下來，孝敬合當他退財有限，恰好他一個同鄉來了，見他發了狂，似的問他爲着甚麼，他指手劃腳的說得天花亂墜。同鄉的一把扯往他的手道：「你怎麼癡到這步田地？且問你知道他姓甚麼？他是甚麼人家的女子？你平白的攢東西到他家去，怕不怕他家裏人說話？你便將東西攢盡了，於你有甚麼益處？」張孝友奮開手道：「爲甚麼沒有益處？他既對我有情，望着我笑，儘算是我知己。士爲知己者死，一個手錶算得甚麼？不知道姓名有何要緊？怕打聽不出來嗎？說着仍拿着錶要攢。同鄉的乘他不提防，一把奪在手中道：「你要斷送了這東西才放心，送給我，去罷。」張孝友躲腳道：「爲甚麼要送給你？同鄉的將錶往席子上一擺道：「你要攢你去攢，你這種蠢東西不要和我往來了罷。」說完掉轉身，氣沖沖的要走。張孝友才覺得有些過意不去，連忙拉住道：「不要動氣，我不過鬧着頑，頑罷了，誰肯拿着百多塊錢的東西去白送給人呢？同鄉的聽了才回身就坐。張孝友將錶拾起來，關上窗戶。那女子已不見了。張孝友將昨今兩日的事對同鄉的說，同鄉的笑道：「你真想做日本人的女婿嗎？你家中現放着妻子，想頑耍，嫖嫖罷了，何必鬧這些花樣？」張孝友笑道：「事情還說不定成功，就是成功，也沒有甚麼要緊。將來回國的時候，高興便帶回去，不高興，不過送他幾個錢罷了，樂得

第三十九章 上酒館傾盡言歡 攢足頭千金買笑

八

過一晌新鮮生活。此之謂片而之樂愛自由同鄉的道。你打算怎生開口。張孝友道。昨日才見面。今日有甚麼打算。慢慢的來罷。此刻家中的錢還沒匯來。錢來了。自有道理。無非倚仗錢勢作要而已同鄉的與他原沒甚親熱。說說便走了。第二日。張孝友便照松下寫給他的地名。坐了乘馬車。前去拜訪。不料松下的家中。極為貧寒。住了幾間破爛不堪的房子。在一個小小的巷子裏面。莫說馬車不得進去。便是兩個人想并排着走。也是摩肩擦背的。張孝友無法。跳下馬車。鑽進巷子。挨戶的看門牌。直到最末尾一家。番號對了。推開門。叫了幾聲（御免）。不見人答應。以為必是全家都出去了。正待轉身。裏面忽走出個人來。一看正是松下。披着一件黃色柳條花的棉寢衣。用白巾紮着腦袋。白巾裏面。插着幾枝五采毛筆。手中執着一塊配顏色的畫報。一見是張孝友。登時慌了手脚。似的將畫報往席上一攔。連連的鞠躬。說請進。張孝友看房中的簾子。實在懶得不成話。待不上去。覺難為情。祇得將一雙富貴眼睛。半開半閉的。脫了靴子。胡亂端上去。松下讓到自己的書室裏面。因張孝友穿的是洋服。便端了張椅子給張孝友坐。張孝友重新行了個禮。就坐。松下跌坐在席上相陪。張孝友看那房中的陳設。除幾個白木架子。撐着幾張沒畫成的畫外。就是些塗了青紅黃白綠的破紙。散在一屋。張孝友看了這種情形。把來訪的熱心。冷了一個乾淨。想尋兩句客氣話來說。說無奈死也尋不出。還是松下說了些感謝。昨日吃酒的話。不一會。松下的老婆。送了盤茶出來。張孝友認作下女。保也不保。看那茶。渾濁得和黃河的水一樣。不敢去喝。他松下見張孝友不開口。也沒多話。說彼此對坐了一會。張孝友起身告辭。松下欲留無計。祇得送出來。祇見門口聚了一大堆的窮家小兒。在那裏交頭接耳的說話。看官道是甚麼原故。原來日本的生活程度太低。坐東洋車的都很稀少。馬車汽車是更不

待說了。松下又住在這貧民窟內。那小巷子附近幾曾停過馬車。所以住在巷裏的小兒忽然見了這東西很覺得奇怪。都聚在松下的門口來湊熱鬧。張孝友陡然得意起來。集馬車出風頭只可以嚇得日本窮窟裏的小孩子然則這個開闊闊不出新鮮花樣回頭笑向松下道。先生今日得閑麼。松下忙問怎麼。張孝友道。我想去看看淺田先生。個人很苦寂寞。

要邀先生同去。松下道。奉陪就是。說着進去換了衣服。同出來。那些小兒都嚇得東藏西躲。却又一個個探出頭來。張望。活靈窮小鬼張孝友故意挺胸豎脊的大踏步走出小巷。可謂大丈夫得志於時之所為讓松下進了馬車。自己才跨上去。招呼

馬夫。一鞭衝向澁谷去。張孝友在車中回頭看那些小兒都聚在巷口。指手劃腳。馬車迅速。頃刻即不見了。張孝友想利用松下作伐。在車中專一誇張自己的身世。說得松下口角流涎。復細細的盤問波子的性情舉動。隱隱約約露出些求婚的意思來。松下心中明白也微微表示贊成之意。須臾之間。馬車已到澁谷。松下指示馬夫的途徑。逕抵淺田門首。下車見房屋結構雖不宏敞。倒很是精緻。松下將門欄上的電鈴按了一按。祇見一個年輕的下女推門出來。對松下張孝友行了個禮。松下點了點頭。讓張孝友先行。張孝友跨進門。見裏面是一座半西洋式的房屋。樓上的窗戶向外開着。波子正探着身子在那裏。張孝友一抬頭。他便退進去了。松下搶先一步。引張孝友到一座玻璃門口。下女已側着身將門推開。二人走到一間客廳內。下女折身進去。一會功夫。淺田女人出來。彼此見面。自有一番客套。不必記他。張孝友見波子不出來。心中不甚高興。問淺田往那裏去了。淺田女人說在隔壁醫院裏。已着人叫去了。立刻就來。說話時。淺田已來了。大笑說道。難得難得。寒門何幸。得貴客降臨。隨望着松下笑道。松下君怎來得這般巧。張孝友笑道。我因想到尊處來奉候。特告邀他來的。淺田向他女人

第三十九章 上酒館傾蓋言歡 攢足頭千金買笑

十

道。波子怎的不出來。張孝友道。我正心想爲何不見小姐。淺田女人道。一會兒就出來的。淺田回頭見下女立在門口。便道。去要小姐來。家中有甚麼好些兒的果子。都拿出來敬客罷。淺田女人起身道。我自去拿來。說着帶着下女去了。貴客降臨十二分的禮承不勝底涇涇流之至張孝友看那房子。還有八成新式。便問淺田道。這房子是自己蓋造的嗎。淺田點頭道。市外的地皮材料。都比市內便宜。所以能這般蓋造。若在市內。這樣的房子。就很值錢了。三人閒談了十來分鐘。忽有極細碎的脚步聲響。向客廳內走來。響聲漸近。即有一陣香風。鑽入張孝友的鼻孔。立時和吃了的人一樣。豈不起春梁。兩眼迷迷的望着門口。祇見波子收拾得比初見時。龐兒越整。張孝友不覺精神陡長。立起身來。行禮。波子答禮時。也說了幾句道謝的話。更說得張孝友渾身不得勁兒。幸得淺田女人和下女跟着。端了些菓盤上來。淺田請團坐吃茶。才混了過去。席間無所不談。張孝友引着波子。也說了多少的話。定要請他們去帝國劇場看戲。女子的虛榮心甚。那有不高興的。張孝友便將馬車打發。換了乘汽車。自然要坐汽車才可以開闊五人一同乘着。先到一家日本料理店。胡亂用了午膳。已是午後兩點鐘了。這一星期帝國劇場的戲。是午後兩點鐘開幕。剛剛趕到。張孝友有心鬧鬧的人。不待說是坐特等。所貴乎特等者。以其看得真。聽得切。然而張孝友不然。他一則沒有聽日本戲的程度。二則他在這時候。那裏還有心思去看戲。祇不住的買這樣買那樣。給他們吃。直到閉幕。也沒有休息。張孝友先到外面。見接客的汽車已來了。回身上樓向淺田說道。時間尙早。我送先生回府。淺田覺得有些過意不去。連連的辭謝。張孝友抵死不肯。松下便先步行歸家去了。張孝友送淺田等至澁谷。想就在澁谷。嫖一晚藝妓。澁谷雖不是個繁華的地方。藝妓却聚居得不少。據老嫖客的調查。說大正三年。澁谷的待合。嫖

有三十七家之多。此種學問經驗信非老嫗客不辦藝妓是不待說更多了。張孝友也常在這裏頑過，並頗爲有點名氣。三十七家待合室大約也沒有不知道張胖子的。淺田因已過了十二點鐘，張孝友又陪送到了自己門口，實不好意思任他一個人回去。又怕張孝友不肯在人家住夜，在車中躊躇一會道：張先生曾在人家住過夜沒有？張孝友知道是有留宿的意思，哈哈笑道：我生性喜遊歷的人，那能說不會在人家住夜。淺田道：如張先生不嫌舍下齷齪，現在已過了十二點鐘，涼風又甚，不要回去了罷。張孝友喜道：爾我一見如故，還拘甚麼形迹。祇是吵擾府上，心中終覺有些不安。汽車行得快，不過兩分鐘便到了。下次再奉擾罷。淺田女人帮着留道：張先生這般客氣，我們早就不該領張先生的情了。淺田笑道：是嗎？張孝友本有想來這裏住夜，好多親熱親熱，因不能不稍存客氣，所以虛讓一句。見淺田女人這般說，便笑道：過拂尊意，也是不妥也好。便吵擾一夜罷。說着大家下車，張孝友打發了車錢，波子按了按鈴，下女出來迎接，遂一同進門，不知後事如何。且俟下章再寫。

評

蘇仲武看見了梅子，而無法可以進身，便急急的要找黃文漢替出主意。少年急色，寫來如畫，祇可恨黃文漢偏生不在家，真所謂急驚風撞着了慢郎中也。

張孝友一介執袴，用錢撒漫，是其本等，祇可憐乃祖乃父辛苦創下的基業，僅足供此種不肖子弟之揮霍。此古人所以有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之說也。

日本人眼界本小而作者又極力形容其盛德，遂使閱者腐欲生粟。

第四十章 一千銀幣作七日新郎 兩朵荷花享三生豔福

話說淺田引張孝友到家。並不向客廳裏走。直帶到樓上自己的書室內。讓張孝友坐。張孝友脫着外套。看那書室三面都安着玻璃櫃。祇當窗一張小圓几。玻璃櫃中一半是書。一半是化學試驗的儀器。及玻璃藥瓶。圓几周圍鋪着四個很厚的蒲團。窗角上放着一個紫檀雕花的四方小木架。架上一個五采磁瓶。插着一大叢金錢菊。張孝友脫下外套。四面尋不出個掛衣的釘子。淺田連忙接着。掛向隔壁房中去了。波子換了家常衣服。雙手托了盤茶進來。張孝友陪笑說道。勞動小姐。如何敢當。這早晚小姐也應去安息了。今日看戲。坐得太久。回來的時候。又受了些風。可謂輕憐架惜。知疼着然矣。波子瞧了張孝友一眼。低頭笑道。多謝先生關心。我那是這般貴重的身體。張孝友還想用幾句話引他。淺田已和他女人來了。淺田提着一件棉寢衣給張孝友換。張孝友先將洋服的上衣脫了。把寢衣披上。背過身卸下褲子。繫好了寢衣。跌坐下來。和淺田說話。波子將洋服疊好。下女搬了鋪蓋進來。波子幫着鋪好了。帶下女出去。淺田女人道了安置。也退了出去。祇淺田還坐着和張孝友細道家常。張孝友自然是竭力誇張自己的身世。淺田問了問中國的情形。說想到中國去開醫院。張孝友極端贊成道。若到中國去開醫院。是再好沒有的事了。我不久就要歸國的。將來籌備一切。定當竭效棉薄。官商各界相識的人多。祇在新聞上吹噓幾句。效力就很宏大的了。張孝友一番話說得。淺田樂不可支。登時編起到中國開醫院的預算案來。張孝友幫着計算。算來算去。淺田躊躇的是資本不充足。張孝友一口擔承。說太多了。恐一時湊辦不及。若是幾千塊錢。隨時要用。隨時可通融的。此種牛皮是很應該吹的。橫豎一時不要拿出錢來。先生祇趕緊籌備就是。今年底或來正。便可實行。淺田聽了這

話真是喜得無可不可。當時二人貪着說話，不覺已過了兩點鐘。淺田女人打發下女來催着安歇。淺田祇得請張孝友睡。直待張孝友安歇好了，才退了出去。將和張孝友商議的話，對他女人說了。他女人更是說不盡的歡樂。次早即告知了波子。大家商量如何款待張孝友。日本人待客從來是秀才人情紙半張。淺田這次待張孝友，却開千古未有之例。居然在西餐館裏叫了西餐。張孝友飯後，叫下女喚了乘馬車，辭別淺田歸家。心想手中的錢，已所剩無幾。家中的款子，又不匯來。於今正在需款甚殷的時候，無錢怎生是好？枯坐了一會，又被他想出個好法子來。提起筆，擬了個病重的電報，要家中從速電匯一千塊錢來。好料理一切歸國調養。真好主意，不怕不靈。這電報打去，祇苦了他痴心的父母，真急的坐臥不安。連夜張羅了一千塊錢，電匯到日本。張孝友得了錢，那裏管是哄騙父母得來的。立刻到天賞堂買孝敬波子之物。那天賞堂的性質，就和上海的亨達利差不多。在有錢的人眼中，看了盡是可人意的東西。便是上萬的錢進去，他店中也不覺空了。甚麼張孝友跑到裏面，東張張西望望，隨意買了幾樣錢就去了。四百多塊，祇一根鑲牙手杖，便花了八十餘元。張孝友提在手中，覺的非常稱手，得意洋洋的到淺田家來，將物品呈上。淺田家都大吃一嚇。張孝友還像禮輕了送不出手似的，說了許多慚愧的話。淺田家祇得援却之不恭之例，一並收下。祇是一家人都不解張孝友的用意。只怕未必過了幾日，張孝友送了幾十塊錢的禮物給松下，託松下出來作媒。松下收了這般重禮，那有不極力撮合之理。淺田家久欣羨張孝友的富有，不待松下說完，已連聲應允了。松下回信，張孝友因欲急於到手，便向松下說道：中國有電報催我年內歸國，不能在日，日本久耽擱。此刻已是十一月初了，須得趕急結婚才好。並且還有椿事，得要允許。可。我現在是作客的時

候。一身之外，僕從俱無。若於未結婚以前，組織家庭，非特無謂，亦且憚煩。我的意思，就想就借他家的房屋結婚。婚一禮拜後，便去西京、蜜月旅行，橫豎祇一個禮拜，勞神費力的租一所房子，還要收拾住不了幾日，沒得討人厭。說得十分有理，是便於溜跑而已。松下道：那是很容易商議的問題。他家沒有不許可的。日本人訂婚手續本極簡單，不到兩日工夫，應有的手續俱已備辦完了。十一月初十日行結婚式。張孝友將當了的新洋服贖出來，通知各處的朋友及同鄉的要求，於初十日大家來澀谷幫場面湊趣。有文學好的，便要求做祝詞。好在行結婚式的時候，宣讀張孝友忙到初九日，將應用的什物及衣服都搬往淺田家，託了幾個朋友先去淺田家幫着料理。菜松門設禮堂，以及種種設備，都由張孝友出錢使用。初十日早上，松下即同張孝友坐汽車到了澀谷。淺田家的親戚朋友已來了幾個，都穿着禮服，隨淺田迎出來。軍樂隊奏樂相隨。張孝友先到客廳裏休息片刻，用過早點。道賀的朋友都來了。趕午前八點鐘行結婚式。來賓擁張孝友至禮堂，即有幾個年輕女眷扶着波子，從禮堂裏面出來。張孝友見波子粉頸低垂，輕紗障面，長袖無言，湘裙不動。本是日本新娘的裝束，而兼有些西洋風味。一時得意之狀也，無可形容。松下引張孝友面禮壇站着。女眷推波子上前，和張孝友並立。張孝友看禮壇上十字交叉的懸着一面五色旗，一面旭日旗，旗下兩個花圈，一個大磁瓶，插着歲寒三友，安放在禮壇中間。有個五十多歲的日本人穿着禮服，從容步上禮壇，吩咐止樂，脫帽行了禮，拿出張祝詞來，高聲宣讀。宣讀完了後，行了個禮下壇。張孝友的朋友也有幾個預備了祝詞的，都一個個的上壇宣讀了。軍樂復作。新人新婦面壇三鞠躬，復對面各三鞠躬，同立於禮壇東首，向淺田夫婦行禮，向松下行禮。然後來賓致賀。禮數周畢，一同擁入洞房來賓大家笑。